

從羅振常跋《詩傳大全》說古書作偽--兼補羅振常題跋數則

郭明芳*

沈津嘗云造假古籍最多的是在拍賣公司¹。誠然，若從另一角度言，古籍拍賣會亦是最好的古籍鑑定的訓練場。各種古籍在拍賣市場，用盡各種宣傳手段，無非是想得個善價而已，造假的古籍亦如是。因此，在古籍拍賣市場上，眾人莫不睜亮眼，斤斤計較，為的是能購得夢幻精品。

拍賣市場上的古籍，或早年從國營古籍書店囤貨，或文革後發還圖書而來，近年這類資源枯竭，或有從私人手中，或從海外回流者(尤其日本)甚多。當然，從私人手中獲得者，有一部份是從書估手中。而有些書估為了牟利，不惜運用各種巧思，造假古籍。

吾人透過古籍拍賣場的實踐經驗，不僅可擴大吾人識見，也是版本鑑定實踐的活教材。雖說大部分拍賣會在大陸，無能參加預展，但透過印製精美圖錄，亦可紙上作業，發現問題，進而達到同樣效果。²

北京泰和嘉成拍賣公司於 2016 年秋拍曾上拍一件著錄為「元刊本」的《詩傳大全》(編號 1035 號)³。此書存卷三，一冊，當時起拍價 50 萬元人民幣，最終流拍。按，此本最先見於 2010 年海王村古籍拍賣會(即中國書店)。⁴

此本存卷三，四周雙邊，每半葉十一行、廿一字，版心細黑口，雙順魚尾，魚尾下有葉數。卷首頂格書「詩傳大全卷之三」，次低二格書「鄜一之四」，次低三格書「說見上篇」。正文頂格書之，注則低一格書之。

本書鈐有邈園、頑夫、羅子經、羅振常讀書記、上海圖書館藏、上海圖書館退還圖書章等印，並署名羅振常跋兩段，故或可知此書有可能曾經羅振常遞藏。羅振常跋云：

據《經義考》：「《詩通〔傳〕通釋》二十卷，元安成劉瑾輯，永樂中胡廣等擴其成書，改為《詩傳大全》，惟于原書『愚按』二字更作『安成劉氏』而已。」校此則此本乃廣所改名而刻于永樂，然觀其字體、墨色確為元刊元印，與永樂本迥別，此不可誣。明洪武初刻書尚類元本，至永樂即改為趙松雪體，初作寬黑口，如《歷代名臣奏議》，即其定式

* 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班

¹ 見網址：http://www.weixinyidu.com/n_459856。

² 唯有紙張、墨色與細部需目驗情形等無法透過紙本加以辨析，這是比較可惜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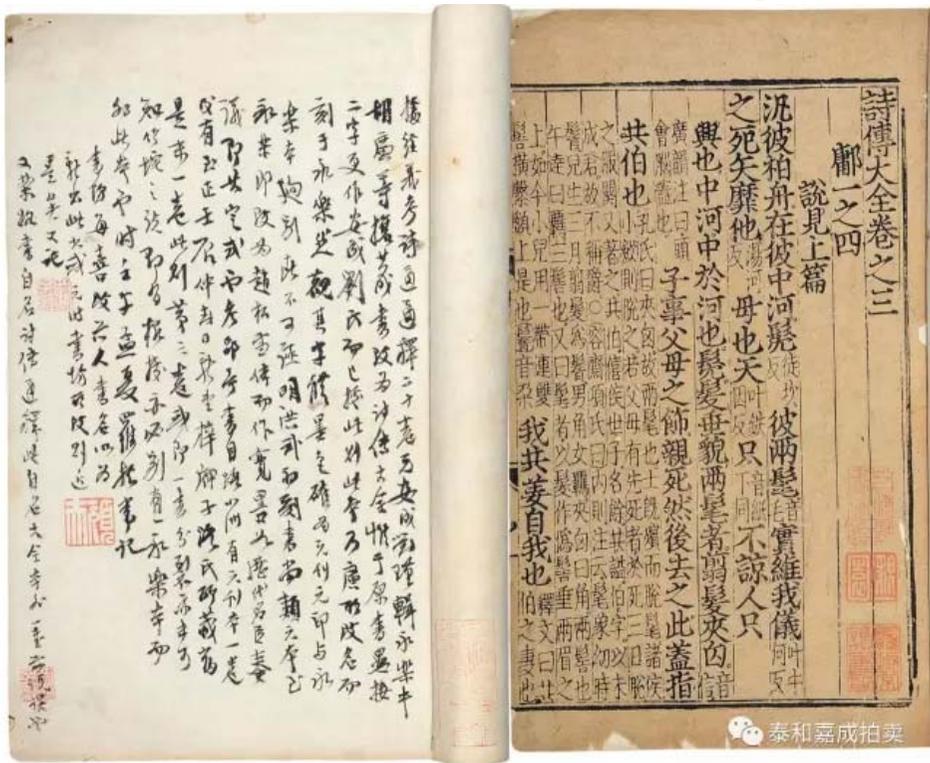
³ 見網址：<http://auction.artron.net/paimai-art0061151035/>。

⁴ 此見於汪柏江等整理、羅振常著《善本書所見錄》(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5月)，頁249-250。

也。考《邵亭書目》路小洲有元刊本一卷，後有「至正壬辰仲春日新堂梓」牌子，路氏所藏當是末一卷，此則第三卷，或即一書分裂亦未可知，竹垞之說即有根據，亦必別有一永樂本而知此本也。時壬午(1942)孟夏羅振常記。

書坊每喜改前人書名，以為新出，此書或元時書坊所改則近是矣，又記。又覽路書自名《詩傳通釋》，此自名《大全》，本非一書，前說誤也。

《拍賣圖錄》稱，「此書裝潢考究，黃地灑金封面，書簽亦用羅振常『蟬隱廬』書簽，題『元板詩傳大全一本』，羅氏入藏時即為殘帙。另由羅振常跋可知，此書為元刻元印無疑，是元刻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。」



「元刊本」《詩傳大全》書影

今(2017)年 4 月泰和嘉成公司小型拍賣會又見此冊上拍，起拍價則折為 35 萬元人民幣，終以 44.85 萬元成交⁵。

此冊真是元刊，為何相隔六年又再出脫？再者，2016 年流拍應與價格無涉，蓋如屬元刊，又遞藏有緒，應能拍出好成績。問題出在是書是否真如拍

⁵ 見網址：<http://auction.artron.net/paimai-art0064192062/>。

賣所言為羅振常所藏「元」刊本，值得探究。

筆者初見此書卷端題名作「詩傳大全」，即感有問題。就書名來說，宋元時期，書名「大全」者，多為類書之屬，未見有經學著述名「大全」。《詩傳大全》之名亦未見宋元兩代，於明初胡廣等人敕修《四書、五經大全》，方有稱「大全」。

而此次上拍，《拍賣圖錄》為取信於人，附 2014 年出版的羅振常著述《善本書所見錄》書影。檢 2014 年上海古籍版《善本書所見錄》著錄作「元刊本」，云：

《詩傳大全》元刊本，半葉十一行、每行二十一字，雙框，雙魚尾，小黑口。(頁 5)

再檢商務印書館於 1958 年印行之周子美整理《善本書所見錄》，其著錄迥異於上海古籍本，作「明刊本」，云：

《詩傳大全》二十卷，明胡廣等傳，明刊本，半葉十一行、每行二十一字，雙框，雙魚尾，小黑口。(頁 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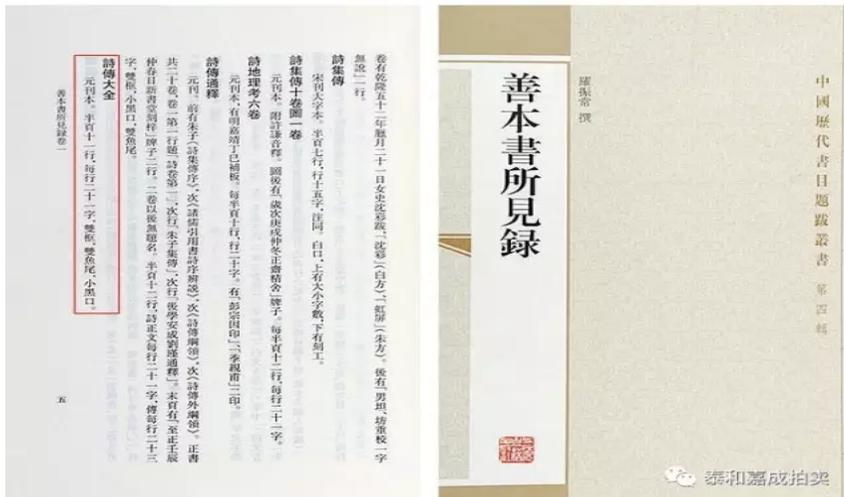
Lot2062 诗传大全

元刊本

尺寸：24*16cm

线装1册 纸本

是书装潢考究，黄地洒金封面，书签亦用罗振常“蟾隐庐”书签。另由罗振常跋可知，“是书为元刻元印无疑，另考郎亭书目路少渊有元刊本一卷，后有至正王辰仲春日新堂梓牌子，路氏所藏当是末一卷，此则第三卷，或即一书分裂亦未可知。”另查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，总目最早著录的为永乐内府十行本，此十一行本应为此书存世最早刊本。



善录：罗振常《善本书所见录》P5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泰和嘉成微信展示拍品書影

兩者著錄不同，何者為真，筆者無法斷定。但可確定的是，商務版乃周

子美於羅振常死後，發篋遺稿整理而成；上海古籍版則是根據浙江紹興天泉山房藏抄本整理而成，後者是否有可能在傳抄過程中錯誤，自然前者可信度應較高⁶。再者，上海古籍版於頁 249-250 亦有錄該跋，豈非重複而未察？

此書應牽涉到古籍鑑定與作偽。自將古籍視作商品買賣以來，作偽情事的發生理所當然。蓋為趨利故也，尤其是愈見稀少古籍為常見。作偽的方法，前人亦有論及，或割裂挖補，或以殘充全，或以近(翻刻)充古，或偽造(名人)題跋以充有緒，或偽造印章以充流傳等。以上所說的作偽方法，於實際上並非只有單純一種，或雜揉兩種以上。因此，吾人必須綜合觀察，方能有所突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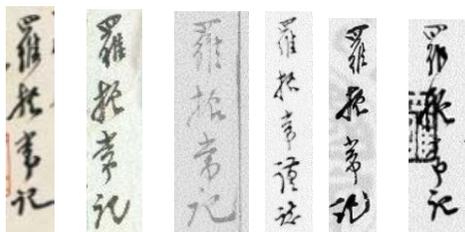
版本鑑定除分辨版刻前後與良窳外，另一種任務就是辨別作偽者。辨別版刻，吾人或可從教科書中依樣畫葫蘆，但鑑別真偽則非靠教科書所能解決。它是一門實踐性很強學問，需透過實踐，累積經驗，從各方面觀察，方能有所判斷。各種作偽的古籍，雖說無真品價值，但是卻是一種在訓練上的最佳活教材。

以下，筆者就此書作偽方法進行析探：

(一)偽造題跋

一書有前人題跋，甚至名家題跋，代表遞藏有緒，能提高其價值。例如說一書有蕘圃跋，縱使明刊，其價甚於宋元。此冊則有羅振常跋並印記，羅氏雖算不上赫赫有名，然渠在民國時期上海開設蟬隱廬書肆，經手古籍不少，精通流略。故經其手跋者，當能提高價值。

此類偽造題跋需有高超模仿技巧，吾人若無相當敏感性，或以真跡比對，很容易被蒙混，尤其是是書於上海古籍版《善本書所見錄》亦有著錄情況下。現以臺北國圖所藏有羅振常跋者之書，加以比對羅氏簽名手跡，兩者筆跡差別，一目了然。



依次為本冊、《義谿世稿》、《訥谿先生尺牘》、《天啟七年江西鄉試錄》、《萬曆八年進士登科錄》與《嘉靖七年浙江鄉試錄》

(二)偽造印記

⁶ 古書在傳抄過程中難免會有脫誤衍情形，致使古書有誤，校勘學的功用亦再使恢復古書原來面貌。因此吾人欲校勘一部古書，首重版本。此書以後人鈔本為校勘底本自然有問題，又未以周子美整理本仔細參校，造成二次錯誤，貽誤甚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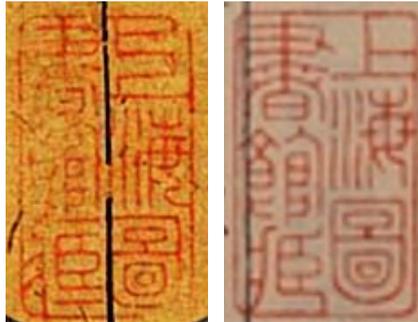
除有題跋外，羅氏於撰寫題跋均會鈐印，故第二步則偽蓋假印。印章與前者一樣，不僅證明某書流傳有緒，且其鑑定亦必須藉助於館藏真品觀察與比對，加以鑑別。

檢臺北國圖藏《三曆撮要》者亦有與本冊相同之藏印，不僅有差，如頑字「元」部份，羅子經之「羅」、「子」等字；且此冊跋文所署時間「壬午孟夏」則已近羅氏暮年，但印痕較之國圖所藏者為清晰完好，亦有問題。按，羅跋署「壬子孟夏」，約 1942 年 4 月，羅振常過世於本年。

又「上海圖書館藏」一印亦不同。



上國圖藏本，下本書，依次為頑夫(下右頑夫印見羅藏明刊《唐書》零冊⁷)、羅子經、羅振常藏書記(國圖第二印為《嘉靖十九年應天府鄉試錄》)與逸園印記



上海圖書館藏印(左為本冊)

(三)目錄著錄

一書是否有作偽空間，最簡單是相關目錄是否有著錄。有者，則易於有旁證，以證明不假。本冊亦見羅振常《善本書所見錄》著錄。然羅振常《善本書所見錄》目前所見有兩種版本，一為 1958 年商務印書館版，二為 2014

⁷ 此見保利 2014 春拍 3446 號拍品。

年上海古籍版。上海古籍版合於本冊，然其所據為抄本，是否在傳抄過程有誤，筆者並不知道。但商務印書館版則是周子美所整理，應有可信度。

而此冊或許是見到抄本著錄「元刊本」而有作偽空間。當然這樣的推斷有些主觀，吾人仍必須從其他方面論斷。

其一，經書「大全」之書名未見於元，此乃明胡廣等奉敕所修《四書、五經大全》後，方有以「大全」名之書名。

其二，不管哪一版《善本書所見錄》皆有著錄此書名，然題跋內容卻差距如此大，不合常理。雖說羅跋集是其死後所整理，但已見著錄者，文字有差異，其幅度不大。

(四)跋文內容

羅跋內容拼湊古人之言，加以巧妙移花接木，似有以為取信於人意味。首引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中劉瑾《詩傳通釋》按語，以證此書實為胡廣竄改之本。《經義考》原文作：

按，劉氏《通釋》，永樂中胡廣等攘其成書為《大全》。惟於原書「愚按」二字更作「安城劉氏」而已。（《點校經義考》，冊四，頁 134）

此與本冊文字略有異同，

《詩通通釋》二十卷，元安成劉瑾輯，永樂中胡廣等擴其成書，改為《詩傳大全》，惟于原書『愚按』二字更作『安成劉氏』而已。

此冊如為「胡廣改名而刻於永樂」者，亦不能稱「觀其字體、墨色，確為元刊元印」，彼此相互矛盾。再引莫友芝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，以為言而有證，云：

路小洲有元刊本一卷，後有「至正壬辰仲春日新堂梓」牌子，...

按，《邵亭目》文字亦有些微不同，作：

《詩傳通釋》二十卷，元劉瑾撰。路小洲有元刊本一卷，後有「至正壬辰仲春日新書堂梓」木印，張氏《志》亦有之。

事實上，以羅氏對《通釋》或《大全》的認識應不是如跋云「校此，則此本乃廣所改名而刻于永樂」膚淺。檢《善本書所見錄》亦有《詩傳通釋》，並有相關版式行款。羅氏通版本學，只需相互核對即知一為十一行廿一字，一為十二行廿一字，並非同版挖改。按，《善本書所見錄》：

《詩傳通釋》二十卷，宋朱熹傳、元劉瑾釋。**元刊本**。前有朱子詩集傳序，次諸儒引用書、詩序辨說，次詩傳綱領，次詩傳外綱領。正書

共二十卷，卷一第一行題「詩卷第一」，次行「朱子集傳」，次行「後學安成劉瑾通釋」，末頁有「至正壬辰仲春日新書堂刻梓」牌子二行，二卷以後無題名。半頁十二行，詩正文每行二十一字，傳每行二十三字，雙框，小黑口，雙魚尾。(商務版，頁6)

故，為免漏餡，第三段又以「又覽路書自名《詩傳通釋》，此自名《大全》，本非一書，前說誤也」自圓。

其次，其稱「明洪武初刻書尚類元本，至永樂即改為趙松雪體，初作寬黑口，如《歷代名臣奏議》，即其定式也。」有關松雪體，或謂元人刻書常態。沈津先生曾有文談松雪體元代反而少見，需多加揣摩。而此，極似松雪體，然為明刊《大全》可知。

(五)古籍遞藏

古籍作偽最難考慮古籍時代與遞藏關係。蓋一部古籍刊行時代愈早，其經遞藏關係相對複雜。倘一部宋版書，今僅見明以後遞藏印記，則吾人必須懷疑其刊行時間或是否造偽，前者可參見沈津撰寫之《宋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版本的討論。⁸後者之例，本冊亦可用此來驗證。故此冊若屬元刊，其流傳至今也六、七百年。在此六、七百年間散失理所當然，但竟僅至一冊，且無明清藏家鈐印，豈不怪哉。

此冊是否有經挖改，從圖錄很難觀察。但書名不合元時所知書名，這是可確定。此書究竟以何版本而改作？此書版式「版心細黑口、雙順魚尾」與明初接近，行款「半葉十一行、廿一字」則未見著錄於元代。商務本《善本書所見錄》既稱明刊本應無誤。而為配合「元刊」之關鍵，明初承元之舊，此書應以明初本為底本加以偽造。筆者推測本書應是嘉靖以前的明初刊本⁹，其勢與元末相近之故。檢明初《詩經》著述，有二種接近於此：

其一為朱公遷《詩傳會通》一書。而其中安正書堂者為嘉靖二(1523)年所刊，較常見到，以台北國藏本比對，兩種字體接近，然內容、版式有些微差異，尤其卷端文字數不合¹⁰。此書《邵亭目》著錄尚有克勤堂余氏刊本、正統

⁸ 見氏撰〈宋刊本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版本質疑〉，《書海揚舲錄》(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6年11月)，頁163-170

⁹ 元刊本不可能，乃因元刊縱使殘冊，其價格亦不少，無必要因此作偽。

¹⁰ 原書或稱「詩傳〇〇卷之X」與「詩經〇〇卷之X」。

甲子刊本題「詩傳會通」、明安定書院本與元刊本。至於余氏克勤堂與正統刊本，據傅增湘編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¹¹記：「克勤堂余氏刊本，行款與安正堂本同，約弘治、正德間刊。」(頁 63)

其二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方葛斯德圖書館藏一部安正書堂《詩經大全》，其字體亦接近本冊，或有可能是此本。《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¹²云：

《詩經大全》二十卷、綱領一卷、圖一卷、詩序辨說一卷，十四冊二函，明胡廣等撰。

明嘉靖間安正堂劉氏刊本，十一行二十一字，版框高十六·七公分，寬十二·五公分。

此本無刻書序跋及牌記。就其字體風格觀之，當是嘉靖間所刻。而版式與劉氏安正堂所刻《春秋大全》相同，故知是安正堂本。(頁 19-20)

按，安正書堂，又稱安正堂，據瞿勉良編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(修訂版)》¹³指出：「明弘治間建陽人劉宗器及其後裔劉朝瑄等的書坊名。宗器原籍京兆，世代刻書很多。早在宣德四年(1428)刻印過張光啟《四明先生續資治通鑑節要》20 卷。…」(頁 268-269)其始自明初，故宣染趙體風格。

從以上分析可知，明初刊行之朱公遷《詩傳會通》或安正堂《詩經大全》兩種均有可能是本冊變造之底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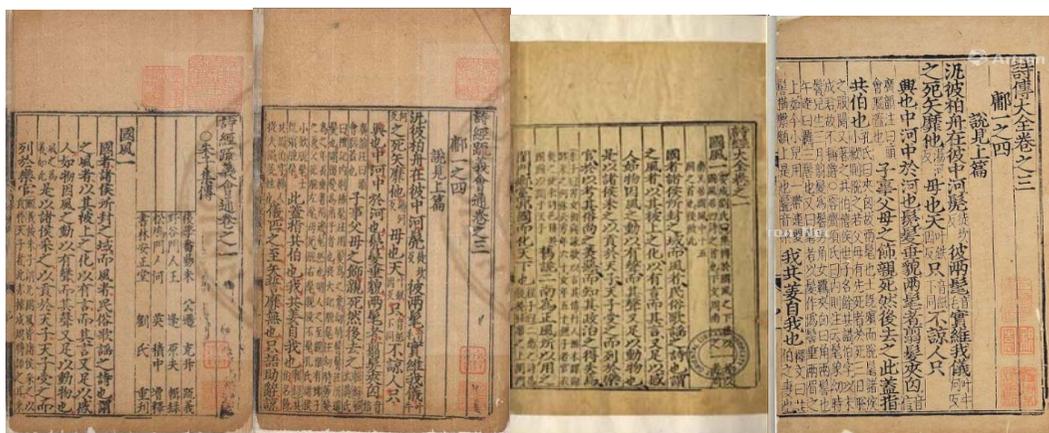
再檢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卷五〈明人私刻坊刻書〉亦記有劉宗器安正堂刻書，其最早始於弘治十七年，又徵引《天祿琳琅》著錄安正堂所刻《象山先生集》廿八卷《外集》五卷，云：「誤入元版，云後有『辛巳歲孟冬安正書堂重刊』木記。」¹⁴又徵引陸氏《皕宋樓藏書志》中《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三十卷，云：「誤作元刻，云日後有『龍集丙戌秋月劉安正堂刊』木記一行，卷末有『丙戌歲孟冬月安正堂新刊』一行。」(頁 132)由此可見，安正堂所刻書極易被人誤為元版，此又增加本冊以安正堂刊本變造之間接證據。

¹¹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09 年 6 月。

¹²臺北市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4 年 6 月，屈萬里全集本。

¹³蘇州：蘇州大學圖書館，2009 年 2 月。

¹⁴引見葉德輝著《書林清話》(臺北市：世界書局，1988 年 6 月)，頁 132。



國圖藏本書影

普大書影

本冊書影

是書為人利用常見明初刊本加以偽造，蓋時間正好間隔元明之間，再利用新出版《善本書所見錄》漏洞，偽造為羅振常藏書而成。再加上《拍目》內容所言避重就輕、故意誤導，藏家稍不慎，即因此上當受騙。此類假貨是否真無價值，也不盡然。至少，此冊存在不同面像的作偽手段，作為學習古籍鑑定與考訂當是不錯教材。

此冊既知為偽造，故羅振常跋亦不能歸入《善本書所見錄》補遺。上海古籍版汪氏不察竟列入，而此書較之商務版，於今更為通行，實有必要糾之。

筆者曾就羅跋進行整理補遺¹⁵，時又注意相關材料，持續蒐集，現又輯得二條¹⁶附綴於篇末云云。

(1)《錢罄室手書三經》一冊，明錢穀抄本，韋力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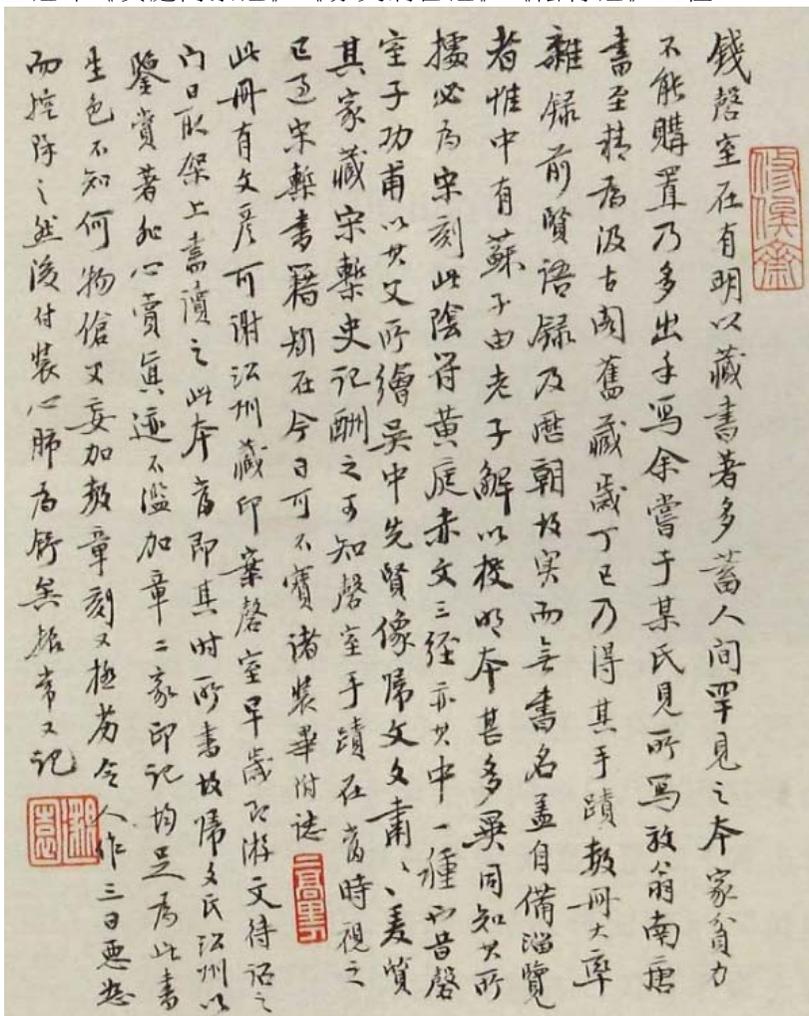
錢罄室在明以藏書著，多蓄人間罕見之本。家貧，力不能購置，乃多出手寫。余嘗於某氏見所寫放翁《南唐書》至精，為汲古閣舊藏。歲丁巳，乃得其手跡數冊，大率雜錄前賢語錄及歷朝故實而無書名，蓋自備流覽者。惟中有蘇子由《老子解》，以校明本，甚多異同，知其所據必為宋刻。此《陰符》、《黃庭》、《赤文》三經，亦其中一種也。昔罄室子功甫以其父所繪吳中先賢像□文文肅□□，質其家藏宋槧《史記》酬之，可知罄室手跡，在當時視之正□宋槧書籍□，在今日可不寶諸裝華，附誌。

¹⁵見拙撰〈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錄再續補--以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為中心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新 168，頁 143-152，2015 年 9 月。

¹⁶尚有一條為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《金小史》題跋，此見謝冬榮著《文津識小錄》（北京市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6 年 8 月），頁 173-175。

此冊有文彥可、謝松州藏印。案，罄室早歲即遊文待詔之門，日取架上書讀之，此本□即其時所書，故歸文氏。松州以鑑賞著，□心賞真跡不爛加章，二家印記均是為此書生色，不知何物僮又妄加數章，刻又極劣，令人作三日惡，□而控□之，然後付裝，心肺為舒矣。振常又記。

按，此引見韋力著《古書之愛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4月)，頁173書影。三經即《黃庭內景經》、《赤文洞古經》、《陰符經》三種。



(2)《經進三蘇文集事略》，羅振常輯，民國間蟬隱廬活字排印本

此自標點經手民添削失真，應以新本為正。[蟬隱廬]

按，此見於2013年嘉德四季拍賣第卅五期，編號4154號。